



孟俊字孝章初名聚字九章
孫取庵又嫌不寐道人吳縣人
兵後棄諸生偏妻自給三詩能
去長於處稱私溢貞孝先生
有嘉州閬房詩集

孟俊字六陶孝章子詩處
世其學心總居不仕

仁和兆濟人志



近思錄目次

周子太極通書

先生名惇字茂叔避厚陵潘邸名改惇願世為道州營道人出郭世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卜居臨流因號焉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灝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於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於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
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
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

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
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
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
皆粗見其槩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
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
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
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
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
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

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夫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

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近思錄目次終

近思錄

目次

三

近思錄爲卷十四爲條六百二十二惟我

文公與



成公所銓定近時刻本旣多淆亂又建安葉采
有集註代郡楊伯岳有衍註皆未能深有所發
明偉承乏成均患諸士枝葉繁而本根昧思有
以易之乃與同寅中允景伯時取是編考定其
條件正其謬誤繕寫刻之以復於舊誠能反覆
周洽熟讀而精思之雖有疑窒自當相說以解
一旦旣有所得然後知向之區區於口耳文詞

者之爲末也纂集之旨

二先生言之備矣

文公則憂夫憚煩勞而安簡便者之陋

成公則懼夫厭卑近而驚高遠者之踈夫賢智

之過與愚不肖之不及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

也備願與諸同志加勗焉刻且半諸生盧襄偶

得宋本取以相較良合時

正德己卯歲秋九月既望後學弋陽汪偉謹書

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道體

以卷論性之本原道
一統蓋學問之綱
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一氣之推循環相因順布四

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理在妙合

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

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

通思錄
即禮智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于靜

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陰素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為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 朱子曰性者獨得于天安者本全于己聖者大而化之稱此不待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

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

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也分而

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 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天地之生理

人心之生理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命猶浩劫。性猶職任。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

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

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

消子終即息之始

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

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

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

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

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無端倪可見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

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

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

觀之可也。

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

恒卦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

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

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

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

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

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

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

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

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

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

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分者天理下同當然之則。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就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

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

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

此就事上說。如不就此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此重釋性之指性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物相對而生
此重釋不是性中
周茂叔看
周子忘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即軀殼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朱子云：彌滿充實，無空缺處。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惟道無對。然形上形下亦自有對。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

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

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

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

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

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朱子云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此為橫渠形貴反原之說而發

近取諸身自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釋此輪迴之說非是

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即月也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

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

甚事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

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

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

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

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在中而端緒見乎外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

發處乃情也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得非生字否朱子云不必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

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後非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必有失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

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

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朱子云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

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理無不善氣則不齊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

朱子云心是箇活底物

元氣

本體

妙用由

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

是而形

定體由是而立

散殊

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

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

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皆道體之流行正蒙 坎然盛大氤氳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造化之本朱子云。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曰往通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良能者自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云。橫渠此語尤精。

立者禮之翰。知者智之用。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此學之始終也。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自聚散之漸。以至于大聚大散皆然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

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橫渠 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易說

心統性情者也。朱子云。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也。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

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崇禎丙子歲冬月吳江後學張雋天食重刻

近思錄卷之一終

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條

論學

卷總論為學之要。尊德性矣。必道問。明乎道體。知所指。斯可究為學之大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

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

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 聖賢士三者所歸。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下同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德行所在。宣諸口。不如體諸身。事業所在。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

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未與物接之前也真者無極之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智之事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仁之事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

所謂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任事之往來而吾性自定何有乎將也以及寂然不動者為存以感而遂通者為應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

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

廓然大公二句為此書之綱領

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兩端也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即發動之應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

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
不是內而非外也

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

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

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

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

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

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

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

和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

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

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

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

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
要存而不失故曰居

至謂至善之地終即至
善之盡處也幾者動之
微事之先見者也智者
知之至明也義者事之則
存者守而勿失也聖者
行之至盡也

敬主于中則動靜之間心
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
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
應酬之際事當其則
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
私

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
也乾天也故曰動以无妄
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
則無邪偽矣

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乾九三文言傳

書是實心此是實事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
下同

坤六二文言傳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順也
不疑其所行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無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或見理不明

大畜卦象傳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

咸象取山澤通氣之義
謂虛中以受人之感
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
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
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
之應其理則一也
諸卦之貞各隨卦義
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
以順為貞則虛中無
我者咸之貞也

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
有量則必有有限通。以量而容之。有合則必有不合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
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
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
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
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
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
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

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
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蓋思及其朋類。則亦惟朋類乃
從其思耳。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
急而廢善。則改之。無歎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
豐卦初九傳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知行相需。不可偏廢。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淡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
之意如信從者。眾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
信之篤無待于

謂君子。
外經說下同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見

知於人也。

朱子云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

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

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

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

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

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路。不

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

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

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

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

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

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遺書 表裏一手誠。故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

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

地之化。乃可知。

欲速助長。反害實理。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進德有序故學者猶易學故本註不為有準的也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準有的

朱子云知至則意誠善才明則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

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內返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克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

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職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薰陶漸染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心不開濶則規模狹陋而安于小成持守固滯而急于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猷猷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

若耍熟也須從這裏過

所謂人情天理爛熟于胸中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

見顯道先生曰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

朱子曰自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蓋歷變多而慮患自深察理密而制事自審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異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後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

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頭接引博學之士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明道語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

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

毫私便不是王者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不離乎氣不雜乎氣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不識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夾持者內外斯須不舍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發人猛省

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志氣之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大不別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其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理深則嗜欲微

義者當然之理而利者義之和也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

膽大則敢于有為否則卑陋心小則密于察理否則狂妄智圓則通而不滯若圓而不方則請詐矣行方則正而不流若方而不圓則膠執矣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于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着意強為非真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己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撻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

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此皆切己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忠信篤敬者力行之事也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

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已

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

此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

溟然怡然三句言所見者明徹而無滓。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為入之道也。

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育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

剛強有餘而狹隘自足。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西銘言弘之道。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

徒資口耳之末。

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

明辨力行。

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

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既無實得。則高遠之境。又安能一躋而至。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

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三者皆非一旦之功。則學者自當致積久之力。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致極至也。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

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

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

之用也。

體猶幹骨也。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而無一己之私。豈非公乎。親仁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

仁本至公之理。法體之。以人則其寬平博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恕者推于愛者及于彼。仁譬泉之源也。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

是終身事。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

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

學不可。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

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名大臨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

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

心齋。意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

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

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

人亦摠發胃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

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

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主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又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

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

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于小成，皆自弃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

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

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

敬固所以直內，然所為皆合于義，則自反常直，而外亦無不方矣。

不南軒云：居敬集義工夫，一進相須而成者也。云集義只事之求箇是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

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

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

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

後能盡孝道也。
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偽也。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

利心則一也。
志于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

便是不仁。仁者純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私。此仁者之事也。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

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

至於喪己。己性盡。則物性亦盡矣。徒務外。則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

造者極也。不已。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為主。明善復初之事。非躁急者所能為。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知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觀于坤厚。載物可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

非學也。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缺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

深授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

立則物欲異端不能奪。權者隨時通變而不窮。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

有所至矣。

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

道之門 仁之體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存理遏欲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

高欠下學之功

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

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

所論每過高

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

一邊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

說見易繫詞

安身奉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

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氣為主

性為主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語見戴

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
資也
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
者萬物而有迹

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
而已且將性命于天矣德
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
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
天理一而已矣

性本無外故將自身入萬物之中便能充見其理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猶理治也。學能治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及合天心。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

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

地為不相似矣。橫渠解絕母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

百崇效天守禮法地。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

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

天地位而易行。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

者常存乎疾疾。以此

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此言君子無往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

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天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

同胞物吾與也。天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朱子曰若論天地萬物与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

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進思錄

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同乎繼體

出乎等類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憚獨鰥寡皆吾

畏天

樂天

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木

此三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

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之所以求踐形者也

道不殺

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

格君心

濁力耕田

克諧以孝

子之顧養育英林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

天壽不貳修身以俟

不虧體辱親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

寧履霜中野

如周公之不在于驂

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

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有吾順事沒吾寧

如顏子之不改其樂

不違其理

無愧于天

也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

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

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

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楊

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

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本註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

不及不亦異乎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發憤之功亦大矣然

進思錄

卷二

七

其于戲且誤者克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纖芥以累其身哉

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訂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正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粗疎則所業莫進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訂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訂愚曰東銘

之。不。吝。橫渠文集下同學則不固之說与福語本文異。名有益學者故取焉。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此言立心之必定遼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之。則所見者亦復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

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

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

益。知所止。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

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

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

幾有進。
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墮。學問日廢矣。

以萬物各正性命。為萬民扶植綱常。道統賴以昭垂。治統由茲振起。志若此。則所任至大。而小安于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于近用。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
何等願力。所謂第一等事。必不肯讓別人做者也。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

俗。一副常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

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也。又學禮則

可以守得定。
學禮則可以消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以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大

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

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

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孟子

應也 卒然臨之不知所知 心通乎道則應變而不窮記問不足恃也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否則見理粗疎所存狹滯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

處是疑也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殊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交已待人無往而不達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

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

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皆以所存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

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

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必害于道

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而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已而言也

故浮淺而無實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默養吾誠正及約窮源之事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

源濁則法亦不清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

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適自銅耳

蓋苟安自足恐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

之非已

急比如愚之類子

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

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急于自治何暇務外厚于反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志小則易于自足故急而無新功氣輕則易于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吳江後學沈學閔孝甫烏程後學嚴滄溟之董應宸臨女丁傳元汝器丁傳相汝命全較刻

雙亮軒識

近思錄卷之二終

通志

卷之...

...





